

新聞界苦行僧馬星野

(本文插圖刊第六頁)

● 楚崧秋 (中國新聞學會理事長、國立政治大學教授)

失落一條依循準尺

民國八年三月十一日，新聞界失去了一位典型的新聞工作者，社會失去了一位可以信賴的新聞評鑑人，國家自然喪失了一位新聞業的勇士，他就是許多人習稱的「馬老師」——馬星野先生。六年多以來，馬先生的健康情形一直不好，但他在世一日，被譽為我國新聞業兩界的標兵，似乎挺立在那裡，讓大家都有一條準尺可以依循，一旦溘然長逝，不免令大家都有一些失落感！因此，他的去世，在有識和有心者的感受上，彷彿過去一、二十年中，文學界失去了林語堂和梁實秋，哲學界少了方東美，史學界喪失了沈剛伯與錢穆，政治學領域少了薩孟武，而藝術界則不復再見豪邁灑脫的張大千……。

執著於理想與現實

有人將馬先生比喻為我國新聞教育的啟蒙者，有人喻之為新聞業的點燈人，更有人讚美他是新聞界的導師，甚至比配如同教父。這些對他的形容名詞，如從某個角度去觀察與衡量他的一生，我認為都有其著眼和道理。

如果要我這個與他相從相知逾四十年的後學來比喻一番，我寧願以新聞界的一位苦行僧來看待他，主要原因就是由於他一生從事新聞教育和實務，始終是執著於理想與現實之間。

在他獻身於此的近六十年歲月中，曾為崇高的新聞理想與理念而慷慨悲歌，傾心不已，同樣的，由於他長期是一位具有明顯政治信念與立場的新聞工作者，有時亦不免感到無助或無奈！在六、七年病魔纏身之前一次兩人促膝而談的對話中，可能由於已無實職在身，因此吐露了他心中的感慨：

「如果不從事新聞實務而以教育終身，可能我的貢獻會比今天多一點，如果我有能力又有機會自己辦報，可能我對社會大眾有更多一點交代。可是今天兩者都言之已晚，不過我對於過去自己所做的一切，並無怨無悔，因為自分對每一次擔當的任務都曾盡了全力。」

創新求進卓然有成

由馬先生這一段話，充分顯示了他對新聞傳播的執著，關於他的新聞學造詣，不論是理念、理論體系、中外報業歷史、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的交互發展……我們從他早年在政治大學辦新聞系前後十四年，所編講義、講演中固然可以獲得通盤的了解，更其具體的，乃是他自民國三十三年以後，命運和環境將他拉到新聞實務的範疇，一個接一個的任務交付到他的肩上。事實證明，他的確是勇敢地擔負起這些責任，在每一項工作中都融入了他的新聞教育背景及其理論基礎。這也許就是他每一戰役中，都能創新求進、卓然有成的一大原因。



①作者（右）與馬星野（左）合影。

②左起：林徵祁、秦孝儀、曾虛白、作者、馬星野、王民、魏景蒙、於民國六十七年中央社新舊任社長交接時合影。



我不願、亦無需細數他過去的履歷，而只要略一拾取他從理念到實務的若干具體作為，就能反映出他的確確是一個有理想、有抱負、誨人不倦、與人為善的新聞教育家與新聞工作者。我們知道：他學名叫馬偉，「星野」是他早年投稿的筆名，取義於他喜愛杜甫詩中名句：「星垂平野闊，月湧大江流」，由此亦可概見其豪放氣質，並不盡如後來大家心目中謙抑儒雅的馬星野。

記者信條溫故知新

馬先生在他手擬的政大新聞系系歌中有一段：

「新聞記者責任重，立德立言又立功；燃起人間正義火，高鳴世界自由鐘。」由此出發，演化而於民國三十三年時，他毅然草擬了「中國新聞記者信條」十二條；那時對日抗戰方殷，但隱然已覺勝利在望，大概感於戰後的我國新聞事業可能大有發展，於是以學者又知實務的身分，作此登高一呼。不問以後業界中人，直到於今究竟實踐了多少，但它可以作為新聞工作者的立身準則與行為規範，卻為不爭之論。於今執筆者已離吾人而永去，也許這正是今日廣大的同業們睹物思人，反省警惕的大好機會。

星野先生一生從事新聞工作，桃李盈門，部曲四在，如果要問他對於我國近四十年的新聞教育與實務感到滿意嗎？答案是否定的。特別是當民國七十年代初期，他只擔任中央通訊社董事長與中國新聞學會理事長那幾年，因無行政實務的顧慮，因而不論為文或說話，都非常直率，一方面表現了他率性而行的風格，同時亦彰顯了他仗義執言的道德觀與價值標準。

七十二年三月二日，他在中央日報發表「讀報觀影罪言」一文，對大眾媒體渲染色情暴力痛加撻伐，曾經傳誦一時。他在文中沉痛地寫道：

「……我們現在沒有皇帝，文化工作者即是無冕之王，我們如無憂患意識，長此荒唐下去，則將使陳隋煙月，與晉宋偏安之最後命運落在我們這一代身上了。」

七十三年秋後，他的體力日差，七十七年初報禁開放，馬先生已全在病中，如果他目睹這幾年以還我們新聞言論方面的種種奇談怪論，以及媒體經營與工作者不論是非、不擇手段的競爭方式，恐怕更要目擊心傷，感慨萬端了。

微言大義風範長存

與星野先生初識於南京，三十八年入臺之後不久，就有若干工作關係。四十三年初夏，同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參加講習，當時他任執政黨中央第四組（文工會前身）主任，我不久擔任先總統蔣公介石的言論秘書，彼此工作聯繫極為頻繁，使我對這位學者出身的文宣工作者有更多的認識與了解。

民國四十七年秋我奉調擔任他的副主任，彼此朝夕相處，讓我向他學習的機會益多，彌補了不曾在大陸入其門牆的心理遺憾。（個人主修的是政治學）。

今馬先生不幸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後旅程，但留給後人的一切並不會隨之消逝。誠古人所謂：「哲人已遠，典型猶在。」對我個人而言，失去了這麼一位令人懷念的長者，更有「欲祭疑君在，天涯哭此時」的感觸！但願今日新聞同道們大家不分彼此，捐棄成見，記取馬先生的微言大義，步武他實事求是的風範，則新聞界可以予人一新耳目，國家與社會必將同受其益。（八十年三月廿六日）



楚崧秋「新聞界苦行僧馬星野」插圖（文見40頁）

①右二起：作者、王唯農、馬星野合影（民國64年4月於台北）。

②民國48年馬星野（右三）出任駐巴拿馬大使時，與曹聖芬（右一）、沈錡（右二）、作者（左一）等夫婦合影。

